

阁 楼

逐鹿中街

骄傲的皮匠

好婆与李同志

{ 悲恸之地 }

王安忆

悲恸之地

王安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悲恸之地/王安忆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. 5
(王安忆中篇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5321-4794-6

I. ①悲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33398 号

出品人 黄育海 陈 征
策 划 杜 晗
责任编辑 郑 理
装帧设计 丁威静

悲恸之地

王安忆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0,000

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794-6/I · 3747

定价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T: 0539-2925636

目录

001

阁楼

075

逐鹿中街

127

骄傲的皮匠

179

悲恸之地

221

好婆与李同志

阁楼

马路上，慢慢地围了一圈人，吸引着行人停下了脚步，踮着脚往里看，一边问道：“做什么的？”都不理睬，沉默着。人圈的中心有一个人，正埋头勤勤恳恳地生一个小小的煤炉。

“做什么到马路上生煤炉？”有人问道。

没有人回答，都只露出疑惑神色。于是，人圈越围越大，围在外层的根本看不见什么，也不灰心，依然站着，企望里面能传出一点消息。

那人把煤炉捅干净了，然后从包里取出一枚绝无任何奇处的煤球，放在一杆中药房用来称草药的小秤上称好，慢慢地走动一圈，让人看那秤星，并说道：“七钱整。”

最里圈的人便伸长头颈去辨认微小的秤星，虽看不明白，却都点头：“七钱，七钱。”

声音一层一层往外传：“七钱，七钱的一只煤球。”

那人放下煤球，又掏出两块木柴，放在玩具般的秤盘上，走动让人看：“一两。”

“一两。”“一两。”“一两柴片。”人们向外传达。

木柴放下，他继而摸出一只米袋，用一只空听头量了满满的一斤米，用手指头刮平，说：

“这是一斤米。”生怕人不相信，又用另一杆普通的秤称，然后倒进一只钢精锅内，从身后拿出一只水瓶，拔开塞头，将水倒

进锅里，细细淘了一遍，将水倒了。水慢慢地爬开去，要淹前排人的鞋子，前排人便躲让，后排人则乘虚而入，挤了上前，乱了一阵。他又倒入适量的水，放在一边，说道：“七钱的一只煤球，一两拨火柴，可以烧熟一斤米。”说罢，慢慢地转了头观察大家的表情，被他看着的人有些难堪，别转了头。后排的人便从那让出的空当里观察那人。

他是矮矮墩墩的一个人，抑或四十岁，抑或五十岁，微胖，微黄，眼圈大而眼球小，看人时，眼黑向上，底下露出一线鱼肚色的眼白。身穿一件中式的布袄，虽陈旧，浆洗得还整洁，脚上是一双白跑鞋，中学生爱穿的那种。

“做什么，做什么？”有人一往无前地往里挤，硬被人的肩膀顶住了。

“做什么呢？”他委屈地叫道。

“变戏法，变戏法。”有人不耐烦地回答。自后，凡有人问：“做什么？”就有了话回答：“变戏法呢！”大家互相传告。

柴灶烧炆了，升着白烟，他紧盯着炉口，用一把细钳子拨弄了一会儿，就把饭锅坐了上去，再用一把小扇子轻轻地扇。那柴灶烧出一股直直的火，直冲锅底。这时，便听锅里有些响动。他端下锅，将那一枚七钱重的煤球放入进去，重新坐上饭锅。

锅大响，眼看要潜，他及时揭了锅盖，半掩着，由它翻滚，翻滚了几分钟，水将干未干之时，他便盖严了锅盖。此时，火力也慢慢削弱，柴灶渐成灰烬，煤球则是通红的一团，烤着锅底，那通红的一团慢慢、慢慢地暗淡，剩下半边的通红，最后，连半边也没了，只剩一团淡红色的灰，饭也好了。

“夹生饭吧！”有人叫道。

他很沉着地揭开锅盖，摸出一双竹筷，挑起一团饭粒儿放进嘴里，吃给大家看了。再将饭锅递给最近处的一个男人，那男人稍作矜持状便接了过来，吃了一口，又交给了第二人，随后是第三人，第四人，慢慢地乱了套，七八双手争夺着筷子，更有甚者，连筷子也不要了，直接从锅里抓了饭。

饭是很熟的，毋庸置疑。

他看着大家争相品尝的热烈情景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待到一只空锅干干净净地回到他的手上，他发言了：

“本人姓王，有志于祖国的节能事业。目前，已经研究出民用煤球炉，一只七钱重的煤球和一两拔火柴，可烧熟一斤米。同时还在进行柴炉的研究，将地方煤、石碱煤烧出北方煤的水平，可用于工业。本人最高的目标，则是植物能源的研究。如有单位有心制造民用节煤炉，或者有心合作进行节煤研究，请到虹桥路1118弄34支弄3号，与本人接头。”

“做什么？卖药的吗？”有新到的人挤着问道。

“变戏法，变戏法。”人们回答，慢慢地走散，把位子让给新到的观众，第二轮演出又开始了。

有热心人帮他称煤球，量米，扇风。他连声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“这有什么要紧，互相帮助嘛！”热心人硬要帮忙。他便谢他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趁此机会摸出手绢擦去额头上的汗，手绢叠得四方四正，清清爽爽的。

“这只炉子很好的噢！”那人说。

“你想，一只炉子算它一天节约一斤煤，全国这么多份人家，这么多只炉子，上海虽然有煤气，也不是家家都有呀！”他说。

“这笔账不算不晓得，一算吓一跳啊！”

“煤越用越少，是要用光的。煤里面有四百多种化学元素，日本能够提炼四百多种，上海只能提炼一百多种，外地十几种都提炼不到。用光了，子孙就没有啦！我是主张用植物能源，植物是从地里长出来的，用不光，而且没有污染，把柴草做成沼气，自己发生，再做成管道……”他喋喋不休地讲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大家都听见，心里想：“听他讲得倒也有点道理，不像是神经毛病。”想过之后，听了且觉着乏味，就想走开，只是挂念着那一锅饭。

包围圈越来越大，蔓延到马路上去，脚踏车过来只好下了车推，推了几步就推不动，挤在里面一道看热闹。警察终于看不下去，只好过来干涉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皱紧了眉头问。

“王景全。”他恭恭敬敬地回答。

“家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虹桥路 1118 弄 34 支弄 3 号。”

“你是在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是向大家宣传，这是一只民用节能煤炉，一只七钱的煤球，一两拨火柴，可以烧熟一斤米。”

“你妨碍了交通，晓得哦？”

“我在上街沿，又没有到马路当中去。”他也严肃了起来，回答道。

“快点搬场，快点搬场！”警察讲。

“让他这锅饭烧好！”大家都说。

警察见群众呼声很高，就只好自己搭了只台阶下了：“给你五分钟搬场，过五分钟不搬就不客气了。”

幸好饭很快熟了，热心人帮他搬了地方，搬到一条弄堂里

去，重新摆开了摊头。开始有些冷清，几分钟过去，就又热闹起来，层层叠叠地围成人圈。有个穿人民装干部样子的人挤到他跟前，说道：

“王同志，你的想法，我听听是很有价值的，何必这样在马路上摆摊头，应该到有关部门去才好。”

“同志，我老实讲给你听，我写出去的信有一二百封，各个部门都寄去过了，中央、市委、区委、工业部、手工业部、煤炭部、《科学技术》杂志社……好比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。”说着，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封蓝印纸复写的信递给他看。

那位同志从袋里掏出老花眼镜戴上，很认真地逐字逐句地看起来，信倒写得简要，大概内容是，他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炉子，能大大地节煤。文字下面还附有几幅图纸，很多人凑过头去看，几乎抢起来，他不慌不忙地道：“不要争，不要争，我这里还有。”说着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叠，发了下去。

人走散一群，又聚拢一群；饭，烧熟一锅又吃光一锅。直到夕阳西下，他才收拾起家什，一根扁担挑走了。马路上照旧熙熙攘攘，人来车往。他心里忖度着：宣传了这许久，总会有人重视吧！譬如那位热心帮忙的人；还有那干部模样的人，弄得巧是个大官。古往今来，微服私访的故事多得很，为何人人都可遇得，偏偏我王景全就遇不得呢！他心里慢慢地滋生出希望，稳步穿行在人群中，就这么一直走到四十八路车站，趁着高峰即将到来前的空当，上了一部不挤的车子。车子开过一条一条马路，逐渐冷清下来，路边的高楼洋房逐渐矮下去，最后出现了一块块的菜地。终点到了，他下车整理整理家什，肩上扁担，慢慢地走了。

太阳落到底，停了半轮在西边一畦菜地上。天暗了，朦朦暮

色中，还看得见有粉黄的蝴蝶在油菜花上飞。风吹过来，甜津津的。他渐渐地走进一条狭长的弄堂，两边全是平房，或者自家搭的两层小屋，圈着矮矮的竹篱笆，种种花，或者种种菜，搭了几架丝瓜棚。

“王家伯伯，回来啦？”有人喊他。

“回来了。”他微微笑着回答。

“我家的煤炉今天两只半煤球才烧好晚饭了。”有人告诉他。

“可能是你技术上还有问题吧！”他微微笑道。

“王家伯伯，我家里的煤炉晚饭烧了七八只煤球呢！”又有人说。

“我吃好晚饭就来看看。”他答应着，慢慢向家里走去。

他走到一围黑色篱笆跟前，推开一扇铁皮门。门里是一幢两层的砖木结构小楼，虽已朽，却还显出非凡的气派。门前有几级台阶，门楣很高，窗户也宽大。他走上台阶进了门，客堂里已经摆好了饭桌，女人和孩子都等着。看他进来，就坐直了身子开始盛饭。女人将温在热水里的黄酒端上了桌。

“还好吧？”女人捡了一双筷递给他，问道。

“蛮好。”他回答，接过筷，将碗里的肉，依次夹给五个小孩，最后才给自己，对女人只说道，“你自己夹。”

“我晓得夹的。”女人说，低下头就划饭，不再说话。

吃了一会儿，他问道：“阿大，今天在学堂里好不好？”

“好的。”阿大回答。

“阿二呢？”他问道。

“也好的。”阿二回答。

然后便阿三、阿四依次问下去，一直问到阿五：“在家里乖

不乖？”

又吃了一會兒，他說道：“今天，有個干部樣子的人，問我話了。”

女人一驚：“你說什麼犯規的閑話了？”

“沒有，是他自己搭訕上來的。”他解釋。

女人這才安心，低下頭去繼續划飯。

“他說我的工作是有價值的。”

“噢。”女人答道。

“他叫我到有關部門去聯繫。”

“那你去啊！”女人說。

“等到禮拜六下午，阿大學堂裡沒有課了，跟我一道去。”

“阿大，禮拜六下午，幫爹爹扛了家什一道去。”女人囑咐道。

“噢。”阿大答應。

吃好飯，孩子們從桌邊散去，女人收拾起碗盞，一邊告訴他：“七號里阿媽家爐子不大煬了，想叫你去弄弄。”

“她和我講過了。”他回答，坐了一會兒，便起身去了。

天已經墨黑，月亮還沒出來，他在階梯上立了一會兒，嗅嗅含着點糞臭的清新的空氣，看看空曠的院子前一欄黑色的竹籬笆。籬笆已經稀疏，要倒的樣子。“什麼時候空了，要好好修一修了。”他想，便要舉步走下階梯。這時，月亮陡地升起，極其光輝的一輪，照亮了大地，那小樓與籬笆的陰影卻異常的漆黑起來，投在銀白的地上。

二

不到禮拜六，禮拜四的上午，阿大的級任老師生病，調課，

放了半天假。他就与爹爹扛着一只煤炉，还有煤球，柴禾，米，出门了。一部四十八路从西边一径乘到东边，到了外滩。爷两个穿过马路往手工业管理局去了。走到门口，就叫传达挡住了，问他们讨介绍信，他们自然是没有，只有阿大的一只学生证，也不好作数。

“我们是为了技术革新的事情来这里联系工作的呀！谢谢你让我们进去吧！”王景全求他。

传达笑嘻嘻地抬起手，朝马路对面的江边一指：“那么多人要是都讲他们是搞技术革新的呢？”

他一呆，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我真的是搞革新，你不相信，我可以表演给你看，一只七钱重的煤球，一两拔火柴，就好烧熟一斤生米。”

传达看看他，又看看阿大，再看看那一挑家什，说道：“我没有时间看你表演，不过既然搞技术革新，为什么没有介绍信。”

“我没有单位，从什么地方开介绍信呢？”他说。

传达一怔，打量着他说：“看看你年纪又不很大，身体也没什么毛病，怎么会没有单位上班？不会是四类分子，被单位开除出来的吧！”

“我是辞职的呀！”他告诉他。

“辞职，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技术革新呀！”他说。

阿大说话了：“爹爹是为了集中精力搞革新才辞职的。”

阿大日日在学堂读书，听老师讲道理，说出的话比较合时宜，传达还能理解。看看这爷两个，实在不像是坏人样子，只不过那一挑家什龌龊兮兮，十分碍眼。想了一会儿，便高抬贵手，

让他们进去了。

两人走进大门，走在长长的走廊里，脚下是滑溜溜冷冰冰的花砖地，两边是无数扇门，有的开，有的关。正茫然，听见有人问话了：

“喂，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怎么爆炒米花爆到这里来了？”

他回过头，只见走廊深处，有个人向他们走来。是个女人，却迈着男人一样的步伐，向他们走了过来。他站在那里，有点惶惶的，等她走近，才说道：“我们是搞技术革新的，搞的是节能研究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那女人就朝他伸过一个平板板的巴掌：“介绍信。”

“我没有介绍信，因为我没有单位……”

“没有介绍信就请出去吧！”那女人决然果断，连阿大的解释也不起半点作用。他们只好别转身往回走，走廊边的门开了几扇，几个人探出头来，默默地看着他们走过。

他们走到大门口，那传达坐在门房里看报纸，眼睛从报纸上抬起看了一眼，不认识似的。走出大门，阿大便问：

“回去不回去，爹爹？”

“先放下来歇歇。”他回答。

“我不吃力，爹爹。”阿大看爹爹受了气，讨好地说。

“歇歇，歇歇。”他说。

阿大只得放下挑子。

黄浦江上泊了好几艘轮船，汽笛呜呜地叫，叫完长长的一声，才静了下来。汽车川流不息，流水一样开过去。数不清的人从纵

深的小马路里走出，走向江边，醒目地间着黄发白肤的外国人。

“阿大，饿吧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不饿。”阿大回答。

“我们再去趟市政府好吧？”

“市政府也还是会要介绍信的啊，爹爹！”

“我们是做好事情，做好事情要什么介绍信呢！”他回答。

阿大便只好跟他去了。

市政府走过去倒不远，却要森严得多，门口立了两个解放军肩着枪站岗。他上前说明来意，那解放军虽威严却和蔼。打了电话进去问，回答说，让他们去找手工业管理局。有关炉子的事情是属于手工业管理局的。于是，他们又挑着家什回到了手工业管理局。

“怎么又来了？”还是那位传达，奇怪地问。

“是市政府叫我们来这里的。”他回答。

“市政府的介绍信有吧？”

“没有，是里面打电话出来讲的。”他回答。

传达微微笑起来，抬起手，向着马路对面的江边划了一道：“那么多人要是都说是市政府打电话叫他们来的呢？我也统统放他们进去？”

“我活了这一把年纪，犯不着说谎话骗你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了！”他几乎要朝传达磕头了。

他们终于重新进了大门，走上那条花砖地的走廊，走廊两边的门开开闭闭，又伸出几只头来看他们。走了没几步，就被人挡住了，问道：“你要找什么人？”我们来找负责人。他回答。“什么负责人？”人们不由笑了。“负责节煤方面技术革新的。”他回答。人们又笑。

正说笑，不知从哪扇门里跑出了那个女人，看见他俩，勃然大怒，说道：

“你们怎么又进来了？”不容回答，又紧接着问，“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给传达说好话进来的。”他老实地回答。

“走，走，快点走。”她摊开双臂，就像轰鸡一样。

“我们是——”他要辩解，却被她打断了：

“下次再进来，就不客气了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还上前推他。阿大没见过世面，脸都白了，拔脚就走。他本不想走的，经不住挑扁担的阿大的猛走，只得踉踉跄跄地跟上。那女人一直押送到门口，走出老远还听见她在训斥传达：“乱七八糟的人都跑了进来，叫大家怎么办公了！”

走到马路上，停下脚步，喘了口气，阿大就有点想哭，熬了熬，没有哭出来，却说：“爹爹，我们回家去吧，下午还要上课呢。”

他看看阿大，又看看一挑家什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要么，你自己先回去，吃了中饭上学堂去，爹爹再跑几个地方。”

阿大一听，就不响了，过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爹爹，你还要跑什么地方？”

他自己心里原先也是没有数的，被阿大一问，倒急出来了：“去市科委。”

阿大再不说什么，将扁担绳子理了理，自己先上了肩胛，两人便往科委去了。

科委的气氛要随便多了，传达室里虽然坐了一个老先生，却是一副百事不管的样子。他们正要上去说话，却见几部脚踏车招